

李陈照研究论文选

济南市社会科学研究所编



李清照研究论文选

济南市社会科学研究所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李清照研究论文选

济南市社会科学研究所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济南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插页2 印张12.75 字数285,000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900

统一书号：10186·689 定价：2.65元

前 言

这是我们奉献给读者的第二本李清照研究论文集。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优秀的文章，优美的诗词，由于思想深邃、情感真挚，富有艺术魅力，自然会长期受到人们的喜爱和传颂。我国宋代才力华赡的爱国女作家、词人李清照的优秀作品，也和历史上许多优秀作家、诗人的优秀作品一样，不仅在我国历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珍视，而且已经走向了世界。

一九八四年，是李清照诞生的九百周年，一些国家的文化艺术界不仅集会纪念她、介绍她的生平和创作，而且还翻译了她的作品，发表了研究她的论著。在我国，为了纪念这位富有才华的爱国女作家、词人，并把对她的研究引向深入，一方面从建国三十多年来发表的一百多篇研究李清照的论文中，选编了一本《李清照研究论文集》；另一方面，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中华书局编辑部、山东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山东大学中文系、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齐鲁书社、济南市社会科学研究所以联合发起，并由刘世德、许逸民、程湘清、褚斌杰、孟凡海、朱德才、薛祥生、孙崇恩组成李清照研究学术讨论会筹备委员会（刘世德任组长，许逸民任副组长，孙崇恩任副组长兼秘书长），经过二年多的筹备，于十月四日至八日在山东

济南举行了全国李清照研究学术讨论会。

《李清照研究论文集》已于一九八四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李清照研究论文选》是全国李清照研究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选编，将于近期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两个选集，各有特色。这本《李清照研究论文选》在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上，比较解放，比较灵活，有较多新的尝试与开拓，是李清照研究领域的新成果。

应当说明的是，由于篇幅限制，在全国李清照研究学术讨论会的论文中，还有很多水平较高的文章未能编入这本论文选，对此，我们除了心中不安之外，特向大家表示诚挚的歉意。

《李清照研究论文选》也大致按内容分为作品研究、词论研究、作者有关事迹考辨等分类编排，每类仅在目录上空一行以示区别。

由于水平所限，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济南市社会科学研究所（编者 孙崇恩）

一九八五年二月

目 录

前 言	(1)
读李清照词札记	唐圭璋(1)
李清照的文风、诗风和词风	郭预衡(6)
试论李清照诗歌的思想意义	宋景昌(17)
说《漱玉词》的阴柔美	刘乃昌(29)
《漱玉词》的艺术魅力	朱德才(37)
自是花中第一流	
——论《漱玉词》的艺术特色	平慧善(54)
论李清照词的婉约特色	傅经顺 傅秋爽(79)
别是一家词	裴 斐(92)
论易安体	唐玲玲(104)
易安词浅论	徐永端(118)
李清照词的审美价值	薛祥生(127)
试论李清照词的用典	夏汉宁(144)
论李清照对南唐词的继承关系	刘瑞莲(160)
李清照词是怎样继承文学传统的	刘扬忠(172)
李清照与朱淑真词的比较	苏耆聪(187)

李清照《词论》新探……………孙崇思 蔡万江(200)
是保守还是创新

——谈李清照《词论》有关音律

问题的评价……………岳国钧(221)
李清照《词论》的几个问题再议……………费秉勋(230)

爱国之歌

——谈李清照的《打马赋》……………蔡克昌(243)

生当作人杰

——纪念李清照诞生九百周年……………魏同贤(250)

论李清照的爱国主义思想……………刘忆萱(262)

论李清照的精神风貌……………孙乃修(276)

李清照研究二题……………乔 力(304)

李格非其人其文及其对李清照的影响……………徐培均(322)

李清照文学成就探因……………宋 红(337)

《点绛唇》作者为李清照说……………王 璠(351)

《金石录后序》作年辨正……………王 璠(359)

李清照《词论》考……………马兴荣(367)

李清照生平杂考三题……………于中航(381)

李清照研究论文目录索引……………(392)

读李清照词札记

唐圭璋

爱国词篇

一般以为李清照诗，如“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南来尚怯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具有爱国思想，而词则较少。实则其《永遇乐》一词，亦富于爱国思想，后来刘辰翁读此词为之泪下，并依其声以清照自喻，可见其感人之深，而二人痛心亡国，怀念故都，先后亦如出一辙。词云：“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撚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上片写首都临安之元宵现实，景色好，天气好，倾城赏灯，盛极一时，而已则暗伤亡国，无心往观。下片回忆当年汴都之元宵盛况，妇女多浓妆艳饰，出门观灯，转眼敌人侵入，风流云散，万户流离失所，惨不可言，而已亦首如飞蓬，无心梳洗，再逢元宵佳节，更不思夜出赏灯，正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最后，从听人笑语，反映一己之孤独悲哀，默默无言，吞声饮泣，实甚于放声痛

哭。后来白石词云：“笑篱落呼灯，世间儿女。”梦窗词云：“笑声转、新年莺语。”皆以旁人之笑语反衬己之悲哀，其表现手法，正与此同。

《全芳备祖》可纠正 《乐府雅词》之误

《乐府雅词》卷下载李清照《醉花阴》云：“帘卷西风，人似黄花瘦。”但《全芳备祖》前集卷十二则作“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案：“似”，意是相等；“比”，意是胜过。故“比”字显示人更消瘦，情更凄苦。《词综》据以作“似”，后人皆从之，非是。又如《乐府雅词》卷下载清照之《如梦令》云：“常记溪亭日暮，沈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全芳备祖》卷十一荷花门载此词，“常”作“尝”，当从之改。“晚”作“欲”，亦是，上句已言“日暮”，下句不应又复出“晚”字，故“晚”字显然为“欲”字之误。鸥鹭原稳稳眠宿于荷花深处，由于争渡之人声桨声打破宁静之荷塘，故惊起一行鸥鹭飞去，《备祖》作“行”，亦较“滩”字为胜，杜甫诗有“一行白鹭上青天”句。至二书对于“争渡”二字俱无异文，或谓“争渡”当作“怎渡”解，其实亦可不必，“争”作“怎”，诗词中虽是常语，但清照此词，正因争渡喧嚷惊起鸥鹭，固勿须另作“怎”字解释，妄生枝节。

“晓来”与“晚来”

清照名词《声声慢》云：“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

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此词自明杨慎《词品》卷二作“晚来”，以后选本大多从之。案：此词上片既言“晚来”，下片如何可言“到黄昏”，雨滴梧桐，前后语言重复，殊不可解。若作“晓来”，自朝至暮，整日凝愁，文从字顺，豁然贯通。《草堂诗余别集》和《词的》等均作“晓来”。清浙派朱彝尊《词综》卷二十五，亦作“晓来”，可谓有识。其后常州派张惠言《词选》，并作“晓来”，晚清梁令娴《艺蘅馆词选》、王闿运《湘绮楼词选》俱作“晓来”，则已知晚来之非而不从，但终未引起重视，仍有盲从明人旧说，不加更正者。观今出版之李清照词，什九仍作“晚来”，无论注清照词者或治清照词者，皆未尝认真研读，于此等不能解释处，往往避而不谈，此诚治词之一弊，必须从今改正，绝不能再以讹传讹，厚诬清照。

铺叙与顿挫

清照《声声慢》词以铺叙见长，《武陵春》词以顿挫见长，二词比较，觉《武陵春》更显得回肠荡气，凄惋动人。《声声慢》一起下十四叠字，总言心情凄惨，以下接写晓风送寒，小饮遣愁；然后叙闻雁伤心。下片写懒摘黄花，继又写雨滴梧桐，最后结束终朝凝愁，无计消释。再看《武陵春》云：“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案，此为绍兴五年清照在金华时作，通首血泪交织，令人不堪卒读。首写花事阑珊，极目生愁，继写

日高懒起，无心梳洗。下二句尤沉痛，人亡物在，睹物怀人，重重往事，不堪回首，千言万语，无从说起。下片写内心活动，正是“肠一日为九回”。“闻说”只是从旁人口中说出，可见自己则整日独处，无以为欢。“尚”字说明双溪犹有残春可赏。“也拟”是心中一霎凝思，欲往一游；“只恐”则直道心情沉哀，无法排遣，虚字转折传神，顿挫有致，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词林万选》误收李清照词

明杨慎《词林万选》卷四，误收李清照一首《点绛唇》词云：“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见客入来，袜剗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据《花草粹编》卷一收此词乃无名氏作，非李清照词。赵万里辑《漱玉集》亦以为此词浅薄，不予采录。王学初《李清照集校注》云：“按一九五五年出版之北京大学学生编写之《中国文学史》第五编第四章，断定此首为李清照作，评价颇高，恐未详考。《词林万选》中不可靠之词甚多，误题作者姓名之词，约有二三十首，非审慎不可也。”余谓赵王二氏之说，皆确有见地。清初贺裳《皱水轩词筌》云：“至无名氏‘见客入来，袜剗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直用‘见客入来和笑走，手搓梅子映中门’（韩偓诗）二语演之耳。”亦以为此词非李清照作，且李清照名门闺秀，少有诗名，亦不致不穿鞋而着袜行走。含羞迎笑，倚门回首，颇似市井妇女之行径，不类李清照之为人，无名氏演韩偓诗，当有可能。

南宋非亡于金

王学初撰《李清照集校注》于一九七九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引书至一百六十三种，注释亦极详尽，诚为研究李清照者不可不备之参考资料，其治学态度谨严，尤堪敬仰。惟后记中谓邓光荐、刘辰翁抗金，可谓千虑一失。文云：“邓中甫名剡，字光荐，又号中斋，一直抗拒金人，到厓山复灭时被俘，与文天祥一起被押到金陵，后来才被释放的。他与刘辰翁一样，也是时刻不忘宋朝，痛恨金人的遗民。他们都赏识李清照这一首《永遇乐》词。不言而喻，这一首词在思想内容上，必须和他们有着共鸣的地方，说出了他们的思想感情。”案：李清照痛恨金人，邓光荐、刘辰翁痛恨元人，此为历史常识，作者偶然失之眉睫，误以为邓光荐、刘辰翁亦痛恨金人，编辑者于此亦忽略过去，未加订正，实为憾事，希望重印时予以改正，应不负作者毕生著述之苦心。

“绿肥红瘦”与孟浩然诗同妙

唐孟浩然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此妇孺皆知之千古名篇。诗写春晨浓睡，忽被啼鸟惊醒，想起一夜风雨，定有无数花片零落，将外界风雨与惜花内心打成一片，吐属自然，不假雕饰，可称神品。李清照《如梦令》云：“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此词与诗所写，一样浓睡初醒，一样回忆夜来风雨，一样关心小园花朵，二人时代虽不同，诗与词之体格虽不同，朴素与凝练之表现手法虽不同，但二人爱花心灵之美则完全一致，宜乎并垂不朽云。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一九八四年第二期）

042122

李清照的文风、诗风和词风

郭 预 衡

李清照以词名世，文章存者甚少。较为完整的一篇，是《金石录后序》。这篇文章已经成为历代传诵的名篇，前人也多所评论，有人评价甚高。例如毛晋就曾认为，从这篇文章可以“略见易安居士文妙，非止雄于一代才媛，直洗南渡后诸儒腐气，上返魏晋矣。”（《漱玉词》跋语）毛晋这话是很有分量的，他所谓“略见易安居士文妙”者，就是说，这篇文章是有代表性的，见此一斑，可窥全豹。所谓“直洗南渡后诸儒腐气，上返魏晋”者，也就是说，这篇文章和南宋理学家的文章不同，而与魏晋之文却有相同之处。这话涉及了李清照文风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涉及了南宋文风的一般问题。

金元明清几代，人们谈到南宋文章，往往指为“腐语”、“腐气”，以为文风不振，莫此为甚。大概南宋的讲学之文，场屋之文，确有令人生厌、不足道者，所以后人多所訾议。不过，认真考察，南宋文章曾有各家各派，即使是讲学之文，也并非都是一律的。尤其是当北宋南宋之交，由于家国之难临头，有些作者，写出文章，不但没有“腐气”，而且是很有生气的。

胡铨的一封奏疏，曾经震撼朝野和中外，其后象陈亮、辛弃疾等人的文章，也都是同“南渡后诸儒腐气”截然不同的。李清照为文于南渡之初，颠沛流离，物是人非，处境如此，其不同于“诸儒腐气”，是不待言的。

为什么说李清照这篇文章“上返魏晋”呢？魏晋之文曾有怎样的特征呢？其实，从魏到晋，文风也并不是一律的，这里统言魏晋，不知何所确指；不过，一般说来，魏晋之文是比较通脱、随便的，前人评这时作家的诗文者，曾有所谓“师心以遣论”，“使气以命诗”。这“师心”和“使气”，实际上也即是“放言无惮”、“直抒胸臆”。如果就这一点来看，则《金石录后序》这样的文章，虽然不能和魏晋诸家如嵇康、阮籍的文风相提并论，却也可以说是比较接近的。因为，《后序》一文确是写得比较随便。

前人评论这篇文章的时候，有时也曾联系李格非的文风，认为他们父女之间不无遗传影响。《宋史·李格非传》说：“格非苦心工于词章，陵轹直前，无难易可否，笔力不少滞。尝言：文不可以苟作，诚不著焉，则不能工。且晋人能文者多矣，至刘伯伦《酒德颂》、陶渊明《归去来辞》，字字如肺肝出，遂高步晋人之上，其诚著也。”《墨客挥犀》也有类似的记载。李格非是称道晋人之文的，而且赞赏刘伶和陶潜，主张为文以诚，也就是要写真情实感。李格非的文章为人传诵者有《洛阳名园记》，这确是著诚而非苟作的文章，笔墨淋漓，寓意颇深。钱谦益讲到《金石录后序》的时候，说过“其文淋漓曲折，笔力不减乃翁”（《绉云楼书目》）的话，这是将他们父女之文加以比较而下的结论。现在看来，单以《金石录后序》同《洛阳名园记》相比，也许还不能轻下断语。但李格非主张为文以“诚”，主张出自

“肺肝”，则是和《金石录后序》的文风一致的。还有，李格非的文章，据说曾受苏轼的赏识，这一点也值得注意。他记洛阳名园，不止于叙述名园本身的盛衰，而更涉及国家的兴亡治乱，从记名园而侈谈政治，这样的行文格调，却是同北宋几个大家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氏父子有些接近的。因此，也可以说，李格非为文的主张和实践，大概也受了北宋几个大家的某些影响。而李清照的文笔，与其说是“不减乃翁”，还不如说也是在这全面影响之下形成的。

北宋几个大家的文风有个共同的特点，是纵谈古今，文笔比较自由随便，明白晓畅，遇事敢言，好发议论。即便是一篇游记，有时也不免要谈政治、寓哲理。这种风气是和北宋时期的政治局面很有关系的。宋代作为一个王朝，在历史上号称“积贫积弱”，和汉唐相比，好象十分逊色。但是，宋代的统治，也有比较开明之处，例如广开言路，优待文臣，在秦桧当国之前，很少文字之狱。这是尔后几个王朝所不能比的。在这样的政治条件之下，终北宋一代，文人学者辈出，很多文章都是写得比较自由，没有多少顾忌。

从史志的记载看，李清照的文章是有散失的。在这些文章散失之前，其中有无论证古今、指陈时弊、有如欧苏诸公的作品呢？关于这一点，今天不得而知。但作为那时中国的一个妇女，从她的生活境遇和生活情趣看，她的文章也不大可能象欧苏诸公那样侈谈政治。《后序》一文写于时代的巨变之后，本来可以写出更加广阔的社会政治背景，但其中心笔墨还是个人的遭遇。此文尚如此，他文也可想而知。至于《打马图赋并序》，有人曾从时事政治方面有所分析，也未能说明更多的问题。

但《后序》一文还是很有特点的。这篇文章的特点，正

如浦江清所说，是“文情并茂之佳作”。他说：“此文体例虽属于序跋类，以内容而论，亦属于自叙文。”又说：“清照本长于四六，此文却用散笔，自叙经历，随笔提写。其晚景凄苦郁阨，非为文而造情者，故不求其工而文自工也。”

“序跋类”的文章而写成“自叙文”，在浦江清看来，似乎不合体例，其实这正是此文在体例上的特点。虽似不合后代文章的体例，却是合于古人行文的体例的。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就是这种写法。先秦两汉的文人学者著书立说，所作序言，一般都有自叙传的性质。不过李清照这篇《后序》和前人的序文微有不同者，是其中更多地描述了个人的生活细节，更多地流露了个人的生活情趣。例如写她和赵明诚屏居乡里的一段：

后屏居乡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余。连守两郡，竭其俸入，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同共校勘，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杯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

象这样的文章，就不同于一般的序跋文字。讲金石书画，不说版本，不讲源流，而侈谈日常琐事，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这样的文章，是比某些自叙传写得更为生动的，也更带感情色彩。浦江清所谓“文情并茂”者，可能就指这样的地方。

总的看来，李清照的文风，以《金石录后序》而论，是和北宋以来自然平易的文风一致的；作为女词人，笔端更带情感，自然也是一个特点。

二

李清照的诗存者亦少。见于《晦庵说诗》者，有“两汉本继绍，新室如赘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朱熹认为“如此等语”，女子难能。这是一篇“咏史”，实际等于论政。此外见于诸书称引者如《浯溪中兴颂碑和张文潜诗》二首，《夏日绝句》一首，《上韩公枢密、胡尚书诗》二首，以及断句如“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等，大都涉及了时事政治。这一点和她的文章不同，和她的歌词更不同。但是，这样的诗风却是和宋诗的时代风尚颇为一致的。宋代文人好发议论，好论时政，不仅见于文章，也见于诗歌。以议论入诗，以政论入诗，已经成为宋代诗歌、或者部分诗歌的一个特点。

以议论入诗，以政论入诗，唐人已经有此倾向，白居易曾经主张“诗歌合为事而作”，用讽谕诗干预时事政治。但讽谕诗还不同于政论诗。到了宋代，政论诗大量发展。欧阳修的有些诗歌就象是政论文章。例如他的一首《奉答子华学士安抚江南见寄之作》有云：

百姓病已久，一言难遽陈。良医将治之，必究病所因。天下久无事，人情贵因循。优游以为高，宽纵以为仁。今日废其小，皆谓不足论；明日坏其大，又云力难振。旁窥各阴拱，当职自逡巡。岁月浸靡颓，纪纲遂纷纭。

象这样的诗意，在欧阳修的政论文章里也是可以找到的。例如他的《本论上》云：

夫医者之于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来，而治其受病之处。又《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云：

国家自数十年来，士君子共以恭谨敬慎为贤。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颓惰宽弛，习成风俗，不以为非。至百职不修，纪纲废坏。